

【“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征文】

# 广州，“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王占黑

发消息告诉朋友，到广州了。我总是这样，来了再吱声，一点也不嫌晚。讲起来真惭愧，这么多年了，几乎每到冬天，不是春节前就是春节后，总会找个理由走一趟广州，但朋友来来去去就这么几位，倒也不嫌少。照我说，这座城市里的阳光、空气、水，这里的树与花，电鸡和油烟，还有那些总在珠江上空调转方向轰隆作响的飞机，都算得上是我的老相熟，和对待朋友一样，平日联络不多，不怕，来了就有默契。

朋友说，广州是你的福地。我不回答，心里却觉得有道理。当你从一个正在经受空气污染且湿冷钻心的地方狼狈赶来，头一桩事就是去机场的洗手间脱下棉裤和外套，混入街头那些单薄的衬衫、卫衣和夹克当中，心情堪比一个顺利换装逃脱的重罪通缉犯，放眼望去，何止是福地，简直是天堂了。

到轻松愉快，仿佛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消灭手中这几粒白白胖胖的鱼丸，最好连汤都不要剩。

大部分时候，如果从广东别处顺路而来，我都会选择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翻修前，老火车站和别的高铁站都不一样，人多，路窄，动静大，给人一种身处宇宙中心的震撼。逢年过节，这里总是热气腾腾，来自全国各地的军绿色大包和编织尼布袋们都将从此处开始或结束自己的打工旅程。大家在站外的空地上等老乡，或接老乡，骗黄牛，或被黄牛骗，摆小摊，或在小摊上消费，多余的时间则纷纷献给了不算很凉的水泥地面。我也会在站前的水泥地上坐着等人，随手买点吃的，玩玩手机，挨得近的几副面孔总会不知不觉地瞎聊起来，打发空闲。秘密在陌生人面前一向难以构成秘密，可说得再多，坐上回家的火车或进入出租屋后，很多真心话也就被抛到脑后了。有一个北方口音的大姐说，这次回去，就不打算再来了——是挣够钱了，还是伤心透了，没细细展开。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打破自己的承诺。时间不等人，生活还在继续，乱糟糟的站前风景，是所有玩家进入广州这个大型生存游戏场时都能免费点击的一幕。

## 二

我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地图的人，对于去过的大多数城市，脑中都会有一幅带指南针的图像。但很奇怪，来广州这么多趟了，地图很少浮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碎片。我喜欢中大的老楼，沙园的菜市场（却不敢直视摊上的鳄鱼和蛇），喜欢在长洲岛的岸边看造轮船，在晓港公园围观赤膊锻炼的肌肉老头，还有那些维持着千禧年气象的电子市场和服装街，带着几分并不打算掩盖落寞的潇

洒。走累了，随处可享用的除了包治百病的凉茶，还有萌萌的养乐多自助贩卖机（在广东，它们叫益力多）。虽然不懂粤语，也可以凭借一句“唔识听，唔识讲”打遍天下。

这些无不让我觉得亲切，觉得地图上的各个角落都可以自然而然地串联起来，无需被划清界限。当然，这也许仅是一个外人的误解。沿江散步时，就曾听朋友仔细讲过哪一片新，哪一片旧，哪一片贵，哪一片便宜，和任何一座高速流动的现代城市一样，内部划满了细致的区分，其中一部分的历史被过度讲述，而另一部分，无人问津。朋友还问我，江边的建筑群像不像上海滩？我说有点像，想了想，又觉得更接近于天津，古老，气派，但老得很轻松，没架子，老得根本不在意任何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做任何事情，得不偿失，心里存不存敬意。

前几天晚上唱完K，我蹭了朋友的电鸡返回住处。高架在上，小摊和行人在下，我坐在后座吹着风，不冷也不热，一切袒露得刚刚好。整座城市即将进入睡眠，一小撮人情悄悄冒了出来，在它的眼皮上跳来跳去，极尽放松之态。这是世界在一天中最接近平等的时刻。

白天，一位长我三十多岁的同乡对我说，自己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喜欢的不仅仅是气候，还有一种基于个体意义上的好。我似乎正在这个平静中带点细细簌簌声响的夜里识出了这种好，也突然希望能走进更多这样的夜。随后想起，不远处的江边，有一块石头在纪念烈士，还有一块石头在纪念见义勇为为牺牲的好人，每一块，都值得为之停下脚步。

## 三

我有一张十几年前发行的“羊城通”交通卡，一面蓝色，一面黄色，是第一次来广州时买的，那时还没有全国交通联

合这回事，所以这张卡只在广东地区有效。但我一直顽固地拒绝以方便的移动软件来替代它。每次去广州前，我都会把它从抽屉里取出来，放进书包，等到达广州后再去地铁站充值，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信心。就像儿童动画里灰太狼的那句经典台词：“等着，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地铁站有个机器，刷卡可以看到自己留下的各种行程。我点开看了一会儿，一排熟悉又陌生的地名弹进眼睛，快速浏览，挨个复习。小北，哈哈，那附近有有条峰回路转，一路上都是清真美食，我很喜欢。打开旧相册，发现它的英文定位叫dearfun，这个翻译真是可爱。如果在小北的地铁站内碰到初次来访的老外问路买票，或许就在找这个街区，我想象TA一脸天真地说道，请问，“dear-fun（亲爱的乐趣）”怎么走？我对自己说，请记住告诉TA正确的出口，并祝TA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fun。而TA可能会在稍后跟朋友会合时提一嘴，你猜怎么着，我碰到了一个热心的广州人！

这几年，广东越来越干燥了，据说是全球变暖后，气候带北移造成的结果。北方的夏天像南方一样潮湿，而南方的冬天开始变得像北方。我听过很多老广州人抱怨这种变化，也可能是基因上适应不了这种干燥。偏偏我很适应，以前每次来都要提前带好药膏，传说中的“瘴气”会让敏感肌人士起疹，长痘，很不舒服。现在呢，我只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广州人的不幸上了。不过，以我对广州人有限的了解，大家应该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嫌弃我，而是继续略带骄傲地分享他们心中的城市地图：哪里有饭菜的香气，哪里有自在的空气……

（本文作者为2025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得主）

# 水中的无花果树

□宥予

再次经过十二甫西  
 我看到水中的无花果树  
 没有经过选择  
 没有斟酌意象  
 出现在那片水汪和这个句子中  
 仅仅因为  
 一棵无花果树多年前经由  
 另一双手种在那里  
 如今路面存留雨水

我体会到空间不必是真  
 由此找到一种理解容纳记忆  
 的空间的方式  
 而天空中竟然是我曾用过的  
 那颗太阳  
 在同一个季节进入新的季节  
 从叶片水珠的反光里  
 经过一场金色婚礼  
 人们在跳舞  
 仿佛以一颗悲伤的心  
 生来欢乐  
 我加入跳舞的螺旋  
 上升

朝着  
 一个逐渐逼近的顶点  
 穿透一生  
 送我回到  
 这片  
 仿佛并不存在的水域

那是什么？  
 升起的仿佛水中的太阳  
 交给我  
 不曾实现的孤独  
 多么神奇，一棵树，一栋房子  
 一片水汪的水域  
 仍然是真实  
 带来无法解释的安心  
 仿佛诞生了活过的岁月  
 时间诞生起点的  
 新鲜  
 容许我  
 好奇  
 永久  
 作为一颗水中太阳的邻居  
 食无花果的倒影

# 花开了就是春天

□陈润庭

在这个世界的树里，我最熟悉的是木棉。木棉树干乌黑笔直，开花时不见叶子，铁线一般散开的枝干上，开满深红硕大的花朵。小时候，我爱到树下去拾落花，撕开厚厚的花瓣，内里是洁白的棉絮，棉絮混着黑色的籽。木棉如此显眼，却又极其常见，江堤上，老厝旁，几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

高中毕业，我离开潮汕，来到广州求学，后来又来到台湾省的高雄做交换生。虽然城市更易，但木棉依旧时不时出现在视野之中。直到五年前，我到北京读博，才第一次真正远离“木棉的国度”。南北方气候与人文巨大的差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北国分明的四季，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时间的锐度。九月之后，树叶开始发黄，枫叶渐渐变红，在极致的绚烂之后，树木像柴火一样，四面肃杀，看不出任何生机。

在渴望里，北京的春天变得更加诱人。街边一株早熟的玉兰树，都能引起相机的围观。我盯着那棵白玉兰，它细细的枝干上，没有叶子，缀满了白色的花朵，比例夸张，以至于美得有些危险。我突然想起了木棉。那些硕大的红色花朵，一定也已经盛开。

去年毕业，我从北京回到广州，但却没有预想中返乡的欣喜。我的皮肤似乎已经适应了北方的干燥与寒冷，眼睛也接受了光秃秃的树木。广州忽冷忽热的气候引起了我的焦虑，我妄图重新找到某种自然的节律。

两个月前，一位好友跟我说，最近是异木棉的花期，她想带着相机，从上海到广州，拍拍盛开的异木棉。我心里暗暗吃惊，原来广州的异木棉那么有名气，值得她飞过大

半个中国，来看它一眼。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华师的石牌校区，当时同行的朋友指着一株鼓着肚子的树同我介绍，这是异木棉，是一位华师的老教授引进的。后来我查过资料，异木棉落地广州的故事更加清晰。1985年的东南亚鱼类交流会上，日本冲绳的专家将一些异木棉树苗，送给时任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鱼类学家潘炯华作为纪念。三年之后，这些小树苗开始冒出稀疏的花朵，华师生物组的教授们也尝试着培育异木棉。2000年前后，异木棉从华师出发，开始在广州各地落地生根。

当异木棉从玻利维亚出发，绕过半个地球，最终抵达广州，它必须适应南北半球气候、季节与光照与降雨规律的差异，重新扎根。在原产地，异木棉与木棉几乎同时开花。但在广州，异木棉花期却往后推迟了小半年。当木棉已经开过花朵，连夏天的绿叶也开始落下之时，异木棉才开始盛开。这也许只是巧合，也像是为了与木棉错开。深秋初冬的广州，树木依旧常青不败，但在满眼绿色之间，只有异木棉选择在此刻盛开。朋友到来的那几天，正是异木棉盛开得最好的时候，满满一树繁花，几乎要压倒年末空气里的惆怅。朋友说，上海已经由秋天入冬，法租界悬铃木的叶子几乎都快掉光了，残存在枝干上的，也在风中摇摇欲坠。但来了广州，她好像回到，或者提前进入春天。

或许，在漫长的旅途之中，异木棉习惯了漂泊变迁，也将植物开花结果要应和四季流转的铁律一并看破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春天按时开放，为什么一定要按着故乡的节律生活？我们总说春天花会开，但也许，花开了就是春天。

# 荔湾探“宝”

□唐诗人

十一月末的广州，不冷不热，风清气爽，适合漫步。问了几个好友，想寻求路线推荐。说到荔湾时，有个荔湾的朋友建议去多宝路。

到广州求学时，经常有人提议去上下九商圈购物吃饭，上下九离多宝路不远，但那时并不流行使用手机地图，也就没有留意到隔壁的多宝街道。之后还去过这周边的荔湾湖公园看龙舟，去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看病，去过第十甫路的陶陶居酒家总店吃饭……这些都是点对点的，看完、办完事就离开，没有往多宝路方向更进一步。再后来，是永庆坊成了广州文旅的网红胜地之后，我跟团队去采风学习，倒是关注到了恩宁路和蓬莱路，也没有跨过荔枝湾到多宝路去看上一眼。况且，恩宁和蓬莱，都是好名字，怎会与土气的“多宝路”在一起呢，实在不搭。

这次去多宝路前搜了一下地图，也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才意识到，“多宝”也是大俗即大雅的名字。据资料记载，“多宝”这个名字出自清代官居二品的太子少保邓华熙之手。邓华熙也是支持民主革命的开明志士，他成长于顺德，1902年辞官回到广州，在下西关地带建了西关大屋。西关的街坊知晓邓的身份后，邀请他为大屋旁边的街道题名，于是有了“多宝街道”。现在的多宝路，是1930年代广州拓城修路时与宝庆新街合并而成。

邓华熙当年拟“多宝”为街道名，应是用它来概括现代广州西关地带的商业盛况。清代时期，荔湾西关是财富汇聚之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医生嘉约翰撰写的《广州旅本》这么介绍荔湾西关：“西关聚集了广州大部分的商业、财富和制造业，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精致的街道、宏伟的寺庙以及高级的私宅。广州的丝织业都集中在西关。”汇聚财富，又多新型产业和高级私宅，用“多宝”二字来命名，显然是合适的。后来，多宝路北面有了宝源路，东面有了宝华路，被称为“荔湾三宝”。单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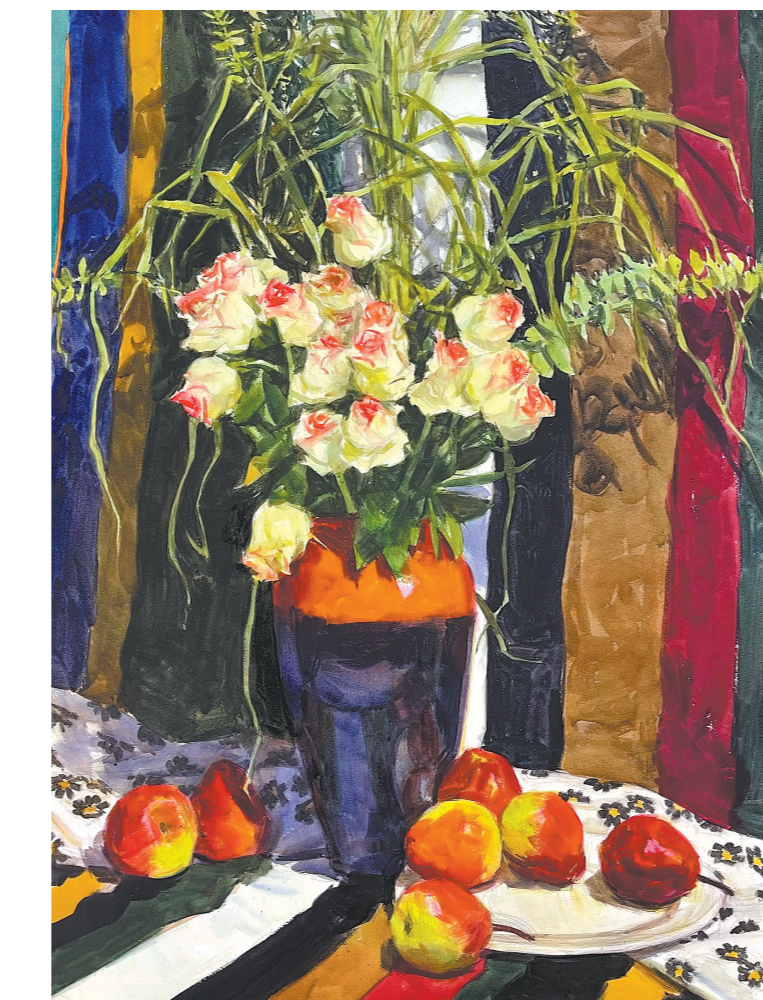
字比较起来，宝源、宝华似乎都不如“多宝”好玩好听，“多宝”注定是荔湾三宝之首。

现在的多宝路片区，是广州城内受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因为永庆坊的缘故，连带着成了旅游打卡胜地。但我还是很好奇，成为文旅景区之后的多宝路，还有什么特别的宝可寻吗？带着这一疑惑，我喊上几个学生，带上我刚满五岁的大宝，决定去多宝路漫步探宝一番。

去到荔湾博物馆停车点，看到侧面有个小巷子。下车进入小巷，巷子里住着很多人家，他们在古色古香的西关大屋内忙着自己的生活。这些家早已习惯了“被看”，反倒是我们这些穿过人家家门口的游客略显尴尬。沿着荔枝湾畔的小路往南直下，左边是古朴的建筑，右边是荔湾湖公园。周末的十一点，公园里早已人声鼎沸，合唱的、练操的、弹奏乐器的、展跑的，还有一些载着游客的小船漂在湖面上。

走到荔枝湾的尽头，拐弯处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右拐后直走一小段再往北走，就进入了多宝路。“多宝路，终于找到你了。”原来，广医三院门口这段路也叫多宝路，我肯定来过这里。但这段路实在嘈杂，来到这里的人只想赶紧离开，不会想到探宝。这是多宝路的最西端，估计还没纳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两边的楼房比较破旧，骑楼下面的店铺也有点杂乱。

匆匆走过医院门口，越过一些全广州的街道都有的水果店、药店、烧肉店，一心想着前面应该会好一些。果然，越往深处走，两侧的骑楼逐渐鲜亮，显然是近几年才翻新的。骑楼下面的商家，也越来越有意思。走到多宝路与恩宁路交叉口时，发现恩宁路上两边的建筑更有特色，于是先往恩宁路走，想着后面找个小巷子再拐回多宝路去。这一拐倒是很快就有了收获。刚过拐弯处，有个学生眼尖发现一家很有意思的蛋挞铺子。“可能是广州城里最好吃的蛋挞。”这广告语够胆量，但转念一想，人家前面加了“可



香槟玫瑰（水彩）

□陈朝生

能是”，你还能有什么意见？小孩喜欢蛋挞，于是学生各种口味都买了一个，分给大家边走边吃。我拿了一个原味的，一口啃下去，味道果然不错。

沿着恩宁路走下去，自然就到了最繁华的永庆坊。我向大家，要进去吗？有两个学生没去过，回答说都来了进去看看吧。我看了下地图，好像穿过永庆坊也能回到多宝路。“那就走吧。”但我们低估了永庆坊的魅力，不知道这一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永庆坊可不像一般的、只供穿行的小巷子，它里面有很多小岔道，每个岔道内部都别有洞天。比如李小龙祖居、奎奥堂，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文创商铺、非遗工作室……逛完永庆坊，我本想继续往多宝路去的，但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半，我们却还没有吃午饭。原本的规划是沿着

多宝路直走，到“丽的面家”时再右拐入宝华路，然后直走去第十甫路的陶陶居去吃午饭。时间显然不够了，绕到多宝路再去陶陶居吃饭估计得一个小时，那就太晚了，小孩肯定吃不消。看地图显示，恩宁路直走去到陶陶居不到十分钟，于是我们决定先吃饭，饭后再看要不要回去多宝路继续漫步探宝。但陶陶居吃饭可不像一般快餐店，周末肯定爆满，我们排队等了好久，就餐时已快一点，吃完已经两点半，出了陶陶居沿着第十甫路小走了一段，已是疲惫。

多宝路，怎么就没办法一次性把它逛完呢？怪周边太多比它更鲜亮的街道？还是怪我们太随性了，没有按着规划的路线走下去？其实都没什么关系。西关地带的街道，哪里都是宝，未必就是那条叫做“多宝路”的路上才有宝。

# 征文启事

2025花地文学榜评选活动已落下帷幕，羊城晚报副刊《花地》面向全球华文写作者发出邀请——请以“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书写你的大湾区故事。

既可以写老城风貌，也可以写时代新篇，记人、叙事、抒情、写景，抒写个人感受，反映时代变化。

【主办单位】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征集时间】2025年11月-2026年11月  
 【征文形式】

1、中文原创，杜绝抄袭；  
 2、体裁仅限散文、诗歌，散文1500字左右，诗歌20行以内。  
 【版面发表】来稿择优在羊城晚报花地版上发表，予付稿酬，并在2026花地文学榜活动期间组织专家评选出优秀作品，颁发奖金、证书，并参加相关活动。  
 【参与方式】请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作品，来稿邮件在主题栏加上“主题征文”字样，并附上作者姓名、中国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hdzp@ycwb.com